



伴 旅

著 潘 諾 娃
譯 朱 惠 娃

旅 伴

著 娃 諾 潘
譯 惠 朱

行 印 店 書 明 開

第一部 夜

第一章 丹尼洛夫

實在睡不着。丹尼洛夫起來拉開厚厚的窗簾，放下窗門；沈重的窗框悄悄地滑了下去。這列車子裏的用具全是質地良好，製作精巧，經久耐用而且教人覺得適意的。

清風打窗口吹進來。天空與原野泛着乏味的、灰色的、平淡的光。是個沈寂的白色的夜。今年，夏季來得比較遲，而且跟往常的夏季完全不同。白天太陽火熱，好像南方一樣，而夜卻是寒冷的。丹尼洛夫站在窗邊打了寒顫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窗邊站了多久了。

他轉過身來，穿上短筒褲與皮靴。那位戴白色摺帽的漂亮的女人又給他預備好了氈拖鞋了。也許蠻好看吧——短筒褲的窄褲管垂到膝部，下面拖一雙氈拖鞋。她是這樣打扮她的丈夫的嗎？他奇怪着。

雖然這時候已是更深夜靜，丹尼洛夫還是穿上他的軍裝，整整齊齊地束緊皮帶。還戴上軍帽。

1
不得不以身作則呀，該死的列車司令！

辦公車的走廊上，窗戶閃着灰白的光。寧靜、空虛、深夜的沈寂。天空與原野掠過去，是光亮的，無色的。列車司令睡着了嗎？丹尼洛夫輕輕地推開房門一看，司令在睡，穿着長褲和短襪，他的短腿卷曲着，像孩子的腿。他的手臂向上彎，手掌掩着面頰，好像在作禱告似的。

隔壁房間的門打開了。二等醫師蘇帕魯高夫，穿着醫院裏穿的綠色浴衣和氈拖鞋，到走廊上來。

「你也睡不着嗎，伊凡·愛高爾契？」

「不，我剛睡過。」

他之所以要說謊，是因為他在任何方面都不願意跟蘇帕魯高夫一個樣兒。假如蘇帕魯高夫睡不着，那末他丹尼洛夫一定是睡着的。反過來也一樣。

「我睡了一個好覺，你呢？」

「你曉得的，不知爲了什麼，我總睡不着。也許因爲這是新環境吧。」

「有什麼新？你搭一輛火車在旅行，如此而已。」

「是的，可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蘇帕魯高夫嬉笑着。他那種嬉笑的習慣令人厭惡。有禮貌的人要不就微笑，要不就正式的大笑。

「我們到前方法，軍醫同志。」

丹尼洛夫高傲的望着蘇帕魯高夫。「打起精神來吧，醫生，」他想。「今後的情形跟你在診所裏叫病人『深呼吸，再……』有點兒不同啦。」

「也許我們要到火線上去，是嗎？」

「你以為怎樣——我們跟旁人有什麼不同呢？我們當然要去。沒有什麼別的，我們活一天就得盡一天的責任，假如你沒有理由可以反對。」

蘇帕魯高夫吸着煙捲，目送丹尼洛夫。這位政治委員的態度是嚴肅的、軍人風的。蘇帕魯高夫開始對自己的浴衣感到侷促不安。當然，是他自己的錯，他不應該跟他作私人談話。假如跟費娜或別的姑娘，那完全是另一回事。但是跟政治委員——無論如何不可以。跟這種人說話就得特別當心。

普通車右邊的窗全部敞開着，但空氣還是污濁不堪。這車子最近纔有了房間的樣子。女孩子的們的牀壁上掛着鏡子，吉祥之物與愛人們的照片。這些照片也許是臭蟲繁殖之地。得留神一下。林娜·奧哥羅尼珂娃睡在車尾一張低鋪上。她是個有趣的小東西，很像男孩子，不大說話，但是有一副頑皮神態。即使睡熟了，她臉上也露出好像有什麼開心的樣子。一面齒輪形的鏡子掛在她的牀頭上。這末一來，小孩子也可以照到鏡子了。林娜對面躺着伊雅，她伸開了粗胳膊，

呼吸沉重，打着鼾。父母怎麼會給女兒取這樣的名字？好女孩子——大家都穿着男人的汗衫或背心，沒有一個穿襯裙襯衣的。前天他看到伊雅裸着臂睡覺；他喊醒她，罰她作額外勞役。這是什麼動機？女孩子們應該知道羞恥呀。

車廂已經爲傷者準備好了。牀上鋪着綠色的厚被褥，鋪得整整齊齊。在光滑的枕頭上——毛巾摺成三角形。

一股硫磺、鹼水、假漆的氣味，這種特殊的臭味瀰漫於車廂與車站中，粉刷與消毒都不能將它清除。

這些普通的「硬車」是安置輕傷者的。每一節有一名士兵守衛。門一開，一個黑色的人影上前來，步槍在手裏，香煙閃着紅光。

車廂內是禁止吸煙的。丹尼洛夫只眨了一下白眼。人不是一架機器呀。火車正向前線開，它以紅字爲旗幟。但是列車裏誰也不相信這些紅十字會給予任何保障。誰都知道敵人會把它們作爲特殊目標而加以轟擊。

第九節車的值班者是蘇霍葉多夫，他是個矮而且胖、肩胛四方的人，大頭顱觸目地擱在肩胛上，似乎無需頸項似的。這列車裏除司令之外，算他年紀最大。丹尼洛夫知道蘇霍葉多夫是內戰

時期的老兵，芬蘭戰爭時他是志願兵，並且負過傷。七月二十二日希特勒開始其背信棄義的進攻時，蘇霍葉多夫跑到征兵站請求志願參軍。可是他的年齡與健康都不合正規軍役，因此被派到救護車上工作。他露着深表不滿的臉色，好像失掉了一個拿得穩的勳章似的。和平時期他曾在莫斯科煤場工作，煤灰深深地陷進他臉上的皺紋裏，使他那雙孩子似的碧綠的眼睛更加引人注目。

輕傷車後面跟着藥車。所以叫這個名字是頗費解釋的。藥間只占一個小房間，其餘部分是盥洗室，淋水浴室與通風機。這節車是丹尼洛夫的寵物。第一眼他就中意了它的潔白，它的鍍銀的配件，油布，它的嚴緊的門戶，以及那些可以摺疊起來貼在牆壁上的桌椅。清潔與便利是丹尼洛夫主要的愛好。爲了表示他對這節寵愛的車子的真切的關心，他用他的手帕抹抹窗門，看它有沒有灰塵。可是第一天，藥劑師就把碘酒倒翻在那新漆的潔淨的桌子上了。丹尼洛夫看見這些污漬氣得臉孔發白。護士克拉瓦·莫馨娜爲了保持政委所要求的那種不可能的，無菌的潔淨，腿都快跑斷了。

現在克拉瓦又在淋水浴室裏，站在桌子邊。她低着戴着的白紗帽，露出赭紅頭髮的頭，在編織一個罩子。窗子已下了窗帘，一盞小燈亮着。

「你在幹什麼？」丹尼洛夫問。

她轉過長着雀斑的、和藹的、昏昏欲睡的臉對着他。

「罩子，」她帶了疲乏的呵欠說。

「又是一個燈罩？」

「不。是罩管嘴的。」

「什麼管嘴？」

「淋水管的。」

昏昏的睡意使得她的回答模糊不清。可是他懂得，覺得她的想頭很有趣。

「啊！」他說。「淋水管不用的時候，你把管嘴罩起來，弄得雅觀些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她說。「可惜只有紗布，假如有綠的或粉紅色的絲綢，可就更好了。」

「唔，當然綢的更好，」他笑了。「不過這兒搞不到呀，克拉瓦。綢布也許可以染成水綠色吧。」

「那末，你知道的，假如這兒有紅墨水的話，」克拉瓦信任地瞧着他的臉說。「摻一些水，我們可以把它染成粉紅色。」

「我們買些紅墨水吧，」他答應了。「一到有店鋪的地方，我們立刻就買。」

紅頭髮的姑娘打起精神來了。在通過搖幌的走廊的時候，他微笑着。

指定給重傷者的車廂都是不隔開的，跟醫院的病房一樣寬敞。吊牀分爲三層，一層高似一

層，沿着車廂兩側。有掛櫃。有靠背的四輪車。這兒醫院的氣味很分明。不知爲了什麼，人們經過，總是匆匆地走過這些掛着帳子的孩子的小牀似的吊牀。

隔離病車在列車的尾端。這是一節後面附有發電間的普通車子。這也是丹尼洛夫要觀察的主要對象，他預感到，那兒有些問題。

他走進這節車，沒有遇到衛兵。

丹尼洛夫在發電間的門外站住；在機輪旋轉聲中，聽得到說話的聲音，但聽不清說些什麼。比他所預料的要安靜得多。

他突然推門進去。除了那個值班的高萊梅金站起來之外，誰都沒有注意他，都管自己坐着。主任機師卡拉伏佐夫把香煙移到嘴角上，砰的一聲，向檯子上擲下一張牌，說：

「贏你了，老頭子。」

「不見得！三葉花是贏牌，」修車工頭波羅坦沙夫說，把他的牌攤在檯子上。

突然，年青的機師尼茲維斯基惶惑不安地站了起來。

這四個人，除了高萊梅金，都是技術高明的工匠——最難對付的人們。而且卡拉伏佐夫還是志願來服務的。

「你來找酒瓶子嗎，政委同志？」卡拉伏佐夫瞅着他說。「不必費心了——全丟掉了！」

他揮着手。臉上發着紅光，眼睛是呆鈍的。

丹尼洛夫坐在板櫟上，沈思着。人們默然地睨着他，看出有些惱怒與嚴重性。丹尼洛夫背後的高萊梅金偷偷地溜走了，悄悄地帶上了門……對於他，一切都很明白。無須惱怒。其他三個，同樣，丹尼洛夫也可以逮捕他們。酗酒，狗兒子。前天，在伏洛達，他已經注意到他們在鬼鬼祟祟交頭接耳地……把他們捉住是很容易的。但捉住之後又怎麼辦呢？

「好，來，來賭一回！」丹尼洛夫對臉色蒼白的、受驚了的尼茲維斯基說。「來賭 Fool-With-The-Load ①。」

他跟他們玩了一回，運用他全部的技巧，仔細地瞧着牌兒，他那小小的、輕蔑的嘴微張着，露出一顆金牙。他贏了，站了起來。

「要這樣玩纔對。夠了吧，你們真要賭到天亮不成？」

卡拉伏佐夫和波羅坦沙夫陰沈沈地靜默着。尼茲維斯基遲疑地說：

「當然不來啦，是睡覺的時候了。」

「那末，你跟我來。」丹尼洛夫說。

尼茲維斯基跟他走過一節節的車廂，沮喪地等待着陣責罵。可是丹尼洛夫不開腔，也不回頭來瞧他。他開了一道道的車門，尼茲維斯基隨後關上了它們。他們從一節車走到另一節車的時

候，機輪的聲音響得很利害。這時候真正的夜已掩蓋了大地，星星已消失，黎明將近了。

藥車裏，克拉瓦打着呵欠，在裝置淋水管的嘴罩。

「你瞧她在想些什麼，」丹尼洛夫對尼茲維斯基說。「把一切搞得漂漂亮亮。等忽兒看，她計劃把這兒搞成綠色與粉紅色……聽着，我要裝一架嵌進去的無線電收音機，叫傷兵們在等待施藥的時候聽聽廣播。你會裝嗎？」

「好的，」尼茲維斯基含糊地說。

丹尼洛夫把他上下打量一番。是個眉清目秀的小伙子，衣着整潔，顯然是慣於修飾的。

「是怎麼回事的？」丹尼洛夫問。「爲什麼你不服正規軍役？」

「害痔瘡，」尼茲維斯基回答說，臉一直紅到髮根。

丹尼洛夫喫了一驚。

「所有老年人的病痛你都可以作爲藉口哩！你究竟願不願意服正規軍役？」

「我曾在莫斯科到海參威的鐵道上工作了六年，」尼茲維斯基激動地說。「我可以待在那邊，沒有誰會碰我一碰。我自願到救護車上來服務。至少可以作些事情……」

「但是救護車上，」丹尼洛夫說，「紀律跟部隊裏一樣嚴。我甚至要叫它更嚴一些——前線士兵可以允許的事情，我們有不許可的。我們要作安琪兒，作契魯賓與塞拉芬（Cherubin and Seraphim）^①。我們是紅十字的男人與女人……因此，伏特加，上帝咒詛它，」他緊握着拳頭以鎮靜的、抑制着的激情加上說，「這列車裏不久之後就沒有酒了，記住我的話。」

戰爭開始到現在纔兩個禮拜，但好像已經有好些年了似的。

六月二十二日那個禮拜天的早晨，丹尼洛夫起得很晚，爲了他的妻沒有喊醒他，他還發了脾氣。他準備和他的兒子玩兒一天的。他希望這是長長的一天，他與他的兒子都好儘情玩個痛快，而他的妻卻忘了喊醒他，把這一個寶貴的假日縮短了。

孩子爬上牀去跨在父親的膝蓋上，他那剪過的頭髮好像天鵝絨，穿着白色的衣服與綠色的短襪。陽光打乾淨的地板上移過去。夏天剛開始，但是孩子的臉和腿都已經曬黑了。

「爸爸，我們去不去？」

他答應過孩子到外面去玩的。答應過起得早些。妻的疏忽使他睡過時了。孩子整個早晨在躁急不安中，他可能懷疑他父親的諾言。

「我們要去的，等我喫一些早點，我們立刻走。」

「噢，爲什麼你一定得刷牙？今天你不到托辣司去呀。」孩子站在他身邊說。

他的妻預備早點的時候，丹尼洛夫到花園裏去了。他們在城裏已經住了兩年。他是一個托辣司的經理，但是，他的妻還不習慣到鋪子裏買蔬菜，仍舊自己來種。這天早晨，丹尼洛夫愉快地瞧着綠色的田畦，他在田畦中漫步，看見洋芋出芽了，萵苣不久也好掘了。他的兒子蹲下來問：

「爸，你看蘿蔔長了沒有？」

此刻他記起了他的兒子；像一張照片一樣印在他的心頭——他，丹尼洛夫，站在田畦間，晴朗的天空，快樂與和平，他的孩子蹲在他腳邊問：

「爸，你看蘿蔔長了沒有？」

那是他過去的生活的最後的瞬間。與兒子一塊兒，在安閒的禮拜天，計劃着遠足與郊宴。他的妻跑到走廊上。

「萬雅，戰爭爆發了，莫洛托夫在無線電中廣播……」

他跑進屋裏。無線電宣布了最後的言詞，再沒有懷疑餘地了。然後陷於沈默。丹尼洛夫擡起頭。一切都變啦。太陽不同地照耀着。他的房子變了樣。妻與孩子的臉也不同了。離開那靜謐與

悠閒的瞬間似乎已經有好些年了。他心裏的一切都隨着這一瞬間奔馳。

「爸，我們還是要去，是不是？」孩子問。

他還只有四歲。

「不，」丹尼洛夫夫回答說。小傢伙哭起來了。……

那一天，丹尼洛夫夫埋頭於紙堆中，寫了一封信給父親，送到郵局裏，還給老人寄了一些錢。在舊信件中，他發現了一個揉縐了的信封，角上露出一張照片——他沒有抽出照片，瞧也沒有瞧一眼，就丟到抽屜裏去了。

他檢了一張兒子的像片夾在記事簿裏。

那天夜裏，他的妻啜泣着——輕輕地，怕驚醒他。他假裝睡着了。

他一動她就看到了，用臂肘支起身子來，注視着他的臉。

「你不是可以設法免役嗎，萬雅？」

他轉了開去。那天早晨，無線電一說話問題就解決了。早間他要到征兵站去。至於她——對於這無話可說。她是馬車的第五個輪子。

早晨他接到征召書。好，再好沒有了。沒有人好說他是自己挨上去的，他是被征召的，事實如此。

征兵站要他去見他的一個朋友，療養院主任鮑坦賓珂。鮑坦賓珂穿着軍裝坐在一張光光的檯子邊上，他剛剪過頭髮，看來年青了許多。許多公民擁擠地圍住了他。雖然這些人都是剛來的，而且所有的窗都是敞開着的，但房內煙霧瀰漫，叫人幾乎不能呼吸。

鮑坦賓珂以溫暖的肥胖的手拉丹尼洛夫到身邊。

「呵，你來啦。來聲請免役吧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好，請等一下。」鮑坦賓珂說。

他絕對沒有耽擱丹尼洛夫的必要，可是他去應接那些比他來得遲得多的人了——丹尼洛夫猜想，這是他的朋友有意在他面前炫示一下。丹尼洛夫還穿着便服，而他，鮑坦賓珂已經穿上軍裝，人們到他這兒來聽取指示與委任，使他得意揚揚。最後他招呼了丹尼洛夫。

「請坐，」鮑坦賓珂說，「你以前在部隊服務過沒有？」

「服務過。」

「好，」鮑坦賓珂說，連忙記在記事簿上。「你到一列救護列車上擔任政委去。等等，」他預料到丹尼洛夫的異議，因而加上說。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。可是這是一列完全受你支配的救護車。由你去部署組織，你是曉得怎樣部署的。」

「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嗎？」

「不，」鮑坦賓珂說。「不過這兒有一分組織規程，你拿去吧。選擇人材，我們對這無須爭論了——沒有時間啦。」

「誰是列車司令？」

「還沒確定，」鮑坦賓珂回答說。「在你部署的時期內，我們一定找好一位司令。」

「列車現在在什麼地方？」

鮑坦賓珂笑了。

「此刻還沒有。還在修理場裏。你把人集合起來好了。」

「很好，」丹尼洛夫說，站了起來。

在門口他遇到他那托辣司裏的職工委員會主席格里高葉夫。格里高葉夫喘息着，把一張免役證書遞給他。

「拿去貼在牆上，」丹尼洛夫說，「同時告訴茂可洛夫（他的助理），今晚在托辣司裏等我。我要給他辦移交。」

可是那天晚上他沒有到托辣司裏去。直到二十七號纔碰到茂可洛夫。這時候他已接到軍糧部的正式任命，接替丹尼洛夫。

在那三天裏，丹尼洛夫忙於組織救護車。需要人手很多——軍醫官、助理醫師、裹傷護士、看護長、護士、勤務員、添煤夫、發電所工程師、電機師、司機、修車隊……。

在城內找人的當然不止丹尼洛夫一人——至少有五十列救護車在組織部署中，誰都迫切需要醫師、護士、勤務員、司機……。

丹尼洛夫有他自己的與眾不同的選人標準。

當挑選誰成爲一個問題的時候——假如有一位自信的、瀟灑的城裏來的助理醫師，是個活潑的、精力充沛的傢伙；另外又有一位溫柔而樸素、在鄉間有兩年經驗的、年青雄健而不粗魯的女人——那末，他毫無猶豫地會選那個女人。

當那個平凡的，鉤鼻的，黑得跟印第安人一般的尤麗亞·第米托里葉芙娜自薦爲裹傷護士的時候，他並不因她的相貌而驚愕，反而非常高興。他一眼就認識了她正是他所需要的人物。

他從動員來的人們中挑選勤務員。紅十字會派來許多經過看護訓練的姑娘。

他跑到兵營裏，那兒人們坐在箱子上，像在待車室裏一樣，他喊着：

「這兒有助理軍醫嗎？有藥劑師嗎？同志們，注意，有藥劑師在這兒嗎？」

一個身材矮小的女人向他走來；她有一張孩子氣的面龐，是玩皮與嚴肅的可笑的混合。穿一件綠襯衣。短頭髮。